

# 爱与死的战争

■ 简讯

## 签约作家彰显 广东文学创作实力

时报讯 6月11日,广东省文学院年会暨重点选题作家座谈会在广东文学艺术中心召开。

据了解,文学院40位签约作家和8位重点选题作家,是我省近年活跃在文坛,并经过竞争受聘的中青年作家。聘期由2004年5月至2007年5月。经过两年的潜心创作,目前已经成果累累。

重点选题作家方面,杨黎光长篇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以历史题材见长的龙吟出版长篇小说《万古风流苏东坡》,并荣获吉林省“长白山”优秀创作一等奖;老作家程贤章出版长篇小说《仙人洞》,他以丰厚的生活体验和敏锐的思想触角及娴熟的艺术手法反映和揭示了一段寓意深刻的历史;以主旋律作品见长的吕雷完成电视连续剧《大江沉重》剧本,并与中央电视台和公安部合作,创作了电视剧《中国维和警察》,策划和完成了电视剧《沧桑香江》的大纲。

文学院签约作家方面,廖琪出版长篇小说《燃情经历》,郭小东出版长篇小说《非常迷离》、《非常迷惑》、文学专著《中国叙事》,洪三泰出版诗集《洪三泰世纪诗选》,筱敏出版散文集《记忆的形式》,散文集《季节或时间》即将出版,高小莉出版散文集《轻轻敲响您的心扉》并完成长篇小说《热血热泪热土》,廖华强出版长篇小说《默雷》,梅毅出版历史散文集《华丽血时代》、《帝国的正午》、《帝王将相的博弈真相》等,千夫长出版手机短信小说《城内》、《城外》,黄华完成长篇小说《五桂圆》、《孤独的牧羊人》,盛可以出版长篇小说《无爱一身轻》,翟晗发表长篇小说《爱是一条温暖的河流》,蔚江出版长篇小说《分手的情人别见面》、《激情越位》,梁凤莲出版长篇小说《西关小姐》、传记文学《墨影人生——赵少昂传》和文学评论集《岭南文化的文化见证》、《岭南文化艺术的审美视野》,盛琼出版长篇小说《我的东方》、《扬花之痛》,张蜀梅出版长篇小说《一个或几个人的舞蹈》,戴胜德出版散文集《流韵珠江》,黄金明出版《少年史》等。

此外,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在国内各知名文学刊物发表,如魏微、鲍十的中短篇小说,引起文坛关注和获得好评;一批长篇小说或其他形式的重要著作正在创作、修改或即将发表出版,如何卓琼西题材长篇小说、金岱反映知识分子生活与命运长篇小说、筱敏的长篇小说、吕雷与赵洪合作创作一部计55万字的饱含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的鸿篇巨制——长篇历史文化散文《梦寻国运》。

肖馥韵

## 广东颁发新人新作奖

时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广东省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上,第15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获奖者接受了颁奖。9部获奖作品为:吴君的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张蜀梅的长篇小说《一个或几个人的舞蹈》、翟晗的长篇小说《爱是一条温暖的河》、王虹虹的中篇小说《神狼林》、王十月的长篇小说《烦躁不安》、世宾的诗集《大海的沉默》、陈计会的诗集《世界之上的海》、张悉妮的传记文学《假如我是海伦》、黄礼孩的诗集《我对命运所知甚少》。

据了解,这届评奖活动是已有26年历史的广东省新人新作奖的最后一届。今后,“广东省新人新作奖”等若干文学奖将纳入“广东省鲁迅文学奖”的评选。



《证之于:爱》  
大卫·格罗斯曼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年3月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See Under:Love》一书迄今没有一个准确的中文译名。在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书所列举的经典作品目录中,这本书的名字被译为《向下看:爱》。现在我手上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证之于:爱》。可惜,大卫·格罗斯曼,这位大师级的作家,仍然在以色列,奔走于约旦河的两岸,随时担心正在以色列军队里当坦克手的长子,会被一颗飞来的炮弹击中。我想,如果他来到中国,会把这本书的中文译名纠正为:《参见:爱》。

像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格罗斯曼在他的《证之于:爱》一书中写到了纳粹的集中营、针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以及那些在迫害和希望中挣扎着的人。在他们三个人的小说中,一个幸存下来的孩

子都成为了故事的主角,格罗斯曼塑造的主人公是莫米克。在伦茨那里,小说的主题是“反抗”,伊姆雷的小说揭示的是“屈从”,格罗斯曼通过后来成为一名作家的莫米克,讲述了一个“爱”的故事。

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中,爱是艰难的。作为父亲,格罗斯曼不敢让自己正在读书的另外两个孩子乘坐同一辆公共汽车回家。因为他们生活在以色列,如果孩子来到中国,会把这本书的中文译名纠正为:《参见:爱》。像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和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一样,格罗斯曼在他的《证之于:爱》一书中写到了纳粹的集中营、针对犹太人的残酷屠杀,以及那些在迫害和希望中挣扎着的人。在他们三个人的小说中,一个幸存下来的孩

(爱)”这个词条是和“Sex(性)”这个词条密切相关的。当沃瑟曼、尼格尔和马库斯一起讨论女人的时候,马库斯对沃瑟曼说:“说到爱,人可以爱任何事物,可真正的爱,啊,只能给唯一的那个人。”

格罗斯曼所要表达的显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所有人的爱最后没有集中在一个女人身上,而是集中在一个名叫“卡齐克”的孩子身上。在祈祷的时候,沃瑟曼说:“我们只要求那么一点点:让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从生到死都不知道战争是什么。”战争会毁灭一切,生命、自由、希望,还有爱。从这个角度,格罗斯曼强调了爱的重要性。因为只有爱,才能对抗死亡,才能消灭战争。

作为一个作家,格罗斯曼的爱最终化为了文字。他的情感与希望在这本《证之于:爱》中借阿亚拉的嘴巴

诉说了出来:“你写的时候要心怀怜悯,心怀爱!不是证之于:爱,所罗米克!要去爱!爱!”在充满爆炸、枪杀、炮击的约旦河两岸,格罗斯曼的这一声呐喊如此惊心动魄,又是如此无能为力。他也只能去看,去找,去寻求爱。

“See Under”在英文词典中,是“参看某词条”的意思。而《See Under:Love》一书的第四部分“卡齐克生平之百科全书”,完全用名词解释的形式写成,像塞尔维亚作家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一样。这本书的第五部分则是“词汇表:‘那边’的语言”。这本运用了百科全书的形式来写作的小说,从书中所讲的对爱的寻求这一思路来看,书名意译为《寻找:爱》也是可以的。不过,它主要是用来阐释“爱”的,书名还是应该直译为《参见:爱》。

余地

## 生活是最大的俗套



《欲望号酒店》  
林小染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年5月

林小染将她的新作《欲望号酒店》定位为“女性职场小说”,甚至称之为“职场版大长今、现代版金枝欲孽”,诚然,你可以在这部小说里,见识到职场里阴险冷酷的斗争,了解到一些职场潜规则甚至学习一些阴谋与伎俩,或者为小说中颇具“大长今精神”的创业传奇而深受鼓舞;可是,在我看来,尔虞我诈和刀光剑影的职场只是一个背景,真正的戏肉仍然是几个女性之间的恩怨情仇。小说刻画的是职场男女百态,演绎的却是几个女性的悲欢离合的命运。自然,小说中还穿插着几个男人的身影,但是,单纯从描写和叙述的角度考察,他们显然都不是重点。

斗争是残酷的,百般心思,千样手段,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斗争是酸楚的,和阴谋与机心相伴的滋味总是百感交集,嫉妒、困惑、动摇、后悔、哀怨、忿恨、酸楚;斗争是绝望的,机关算尽太

聪明,虽不至于误了卿卿性命,但是到头来也许不过是一场空。斗争是荒诞的。步步相逼,似乎水火不能相容,其实不过是假想敌,斤斤计较,咬牙切齿的一切一切,也许最后才发现根本不值得一提。

小染笔下的这种复杂的斗争,胜在真实两字。残酷使人如遭其遇,酸楚让人感同身受,绝望与荒诞引人深思。小说中各种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对斗争漩涡里的人的挣扎与沉浮的刻画也有力,折射出人性善恶。她以女性特有的笔触,细腻地刻画了几位性格鲜明突出的女性形象,而且越往后,这些人物的形象越丰富,性格愈鲜明,并不是公式化的直线发展,而是颇多变化。故事十分戏剧化,尽管出人意料,但是却真实地表现了复杂的人性——善恶本在一念之间,没有大恶之人,也没有大善之人。

不过,假如《欲望号酒店》仅仅是为了写斗争而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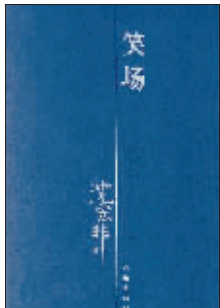
斗争(张爱玲语),恐怕不会有这么多的读者喜爱吧?这几个女人,斗来斗去,争来争去,如果仅仅是为了争强好胜出人头地,哪怕不至于引起读者的厌憎,只怕也不能牵动人心甚至让读者禁不住进入角色同悲同喜吧?

张爱玲说:“弄文学的人多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忽略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她还说安稳是“妇人性”。《欲望号酒店》也不例外。这几个女人,斗来斗去,争来争去,在我看来,图的不过也是一个花好月圆和安稳人生。小说的结局尽管落入俗套,可是,生活不正是一个最大的俗套吗?

自然,如果以苛刻的文学标准衡量这部小说,这个俗套又成了一个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阴”

总是作为弱势一方屈服“阳”之下。月为阴,日为阳,月借日之光而亮;女性为阴,男性为阳,女性依托男性而生。在西方,女人似乎也曾经长期被视为男人的一根肋骨,冠着“弱者”的名字。时至今日,女性意识早已觉醒,女权运动轰轰烈烈,女性文学蓬勃发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女人应该是男人“近旁的一株木棉”。阴阳合一,日月同辉,方是正道。可是《欲望号酒店》描写的几位现代女性,洪玥、颜又又、章黎……要么是“攀缘的凌霄花”,要么是“痴情的鸟儿”,这样的女性文学创作尽管在展示女性跌宕起伏的命运方面颇为突出,但是它描写的女性命运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女人的宿命,落入了窠臼。众女为月,斗艳争妍,月蚀之悲之哀,其实并非“天狗”觊觎而吞噬之,全因借日之光而起。何不一

## 将八卦进行到底?



《笑场》  
沈宏非著  
作家出版社  
2006年4月

少年时,逮到辽宁青年一类的杂志,最喜欢看的就是那些能解决心头之忧的文字。何以解忧?不是杜康,而是类似“知心姐姐”等知心话。

我读沈宏非的专栏,多半找到了“知心姐姐”的感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其实并不高深,他不过讲了正常人的正常的心理需求而已,沈宏非也不过是专栏中,讲了些饮食男女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罢了。

现在的专栏文字,不谈吃的,喝的,玩的,不谈男的,女的,漂亮的,丑的,似乎谈什么都不会引人注目。沈自己也说,“和男人在一起谈女人,和

女人在一起谈男人。”本来,这个世界,也就是由饮食男女组成,大家都在谈,区别在于谈的角度、谈的深浅不同吧。

所以,沈宏非在他的新作《笑场》一书,仍一如既往地“吃香的喝辣的”,痴心不改地谈男女八卦、声色犬马,这也恰恰保持了他“一以贯之”的风格。专栏,作为消费快餐,他这样说,是非常熟谙大众阅读心理的,你想想,谁愿意一打开报纸就要看你在“忆苦思甜”啊。

起初,读沈的“写食主义”,暗暗替他担心,这样字字珠玑能撑到多久,是否有一天,也会“江郎才尽”,后来事实证明,我

是杞人忧天,他的“跳闪腾挪”功夫十分了得,在《笑场》中,他把那些文字得让人忍无可忍了。

比如,在《雄性的贞洁牌坊》一文中,他表面上似乎在谈伦理道德,事实上,他在“夸夸好人,骂骂坏蛋”,什么叫“有情有义”?他认为“义气就是男人的妇德”,是“硬道理”来着。这样的文字,休闲中,也没有忘记主旋律,也力图对一些人进行“洗脑”或者“警示”。当然,这类的文字不能太多,好看的专栏,首先是八卦,次要的是好玩,既不好玩,也不八卦的专栏,开着开着就完蛋了,还有谁再请你写啊。